



增補甘泉縣志

函拾貳

ル 5  
3144  
20





ル 5  
3144  
卷 20

增修甘泉縣志卷二十四

甘泉縣知縣吳鄂峙 張宏運 王熙泰 原纂

甘泉縣知縣陳觀國 揚州府教授李保泰續輯

甘泉縣知縣徐成敷 桂正華 朱公純 增訂

叢綴

漢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西京雜記

江都王宴客忽大雪寒甚子主剪紅紙爲日帖於壁上  
頃刻光生射照一室煖於三夏坐客解衣相謂曰子主  
仙人也 娜嬛記

按子主名見列仙傳江都王乃西漢人舊志



誤作元代今正之

廣陵厲王胥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 漢書武五子傳

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

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冠臺郎疑而詰之對曰

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

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譴還郡 後漢書左雄傳

續志考正徐淑係海西人此條無涉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常自謂已骨青死當為神漢末為

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死之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

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於是使使者封

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立

廟堂轉號鍾山為蔣山 搜神記

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諸冢石治城後發一大家內

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

以乘馬又有銅人數十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

靈座似是王公之冢破其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

明面體如生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璧三十枝藉屍兵

人共舉屍倚冢壁有一玉長尺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

透出墜地兩耳及鼻孔中皆塞以黃金如棗許大 抱樸子

廣陵張紘嘗見柗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



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絃見陳琳武庫賦與其書深嘆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東西阻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吳書

晉廣陵人潘京負知人鑒戴淵父昌為會稽太守淵省父至武林昌命淵就京語稱淵有公輔之望後果為大臣

晉書

續志考正事已見人物門潘京本傳內

太康中滎陽鄭襲為廣陵太守門下騶忽如狂奄失其

所在經日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漓問其故云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鞭鞭之士不堪虺躍神怒還使剝皮皮已着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劉敬叔異苑

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同上

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一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經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有野火起風猛狗周草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即往眠水中還以身壓生左右草沾濕着地火尋過去生方醒他日又暗行墮空井中犬呻吟徹曉須臾有人經過怪狗向井號往視見生曰以狗與我便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



許之乃得出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還 搜神後記

元康太安間江淮之域常有敗屨自聚於道多至四五  
十量人或散投之坑谷明日復聚如故 文獻通考

宋檀祗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歷廣陵相義  
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過淮因天  
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廳事祗被射  
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  
之曉必走矣賊聞鼓直謂為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其  
年卒於廣陵 南史本傳

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卧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

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堦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  
不見 異苑

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託孤女於婦弟中翼之服  
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門也豐其禮賂始成  
婚道兒忽空中怒曰吾喘唾乏氣舉門戶以相託如何  
昧利忘義結婚微族翼之廼大惶愧 搜神後記

元嘉十八年廣陵人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婿北行俄昏  
惑失常時有海陵王纂能療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  
下一針有一獮從女被內走出武昌人程德度為衛軍  
臨川王行參軍時在潯陽屋有燕巢夜間屋裏忽然自



明有一小兒從窠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前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儵然而滅度甚秘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過禪師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達於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滅

冥祥記

齊高帝蕭道成在淮陰荀伯玉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曰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翹不舒伯玉問曰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凡六唾咒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翹

皆舒還復歛元徽二年而道成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

而廢蒼梧帝謂伯玉曰卿夢今且效矣

南史

齊高帝后劉氏諱智容廣陵人祖元之父壽之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后寢臥見有羽蓋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藹似雲氣年十七裴方明爲子求婚許之后夢見先有迎車后不肯去次有龍旂豹尾喜而從之旣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於帝嚴整有軌度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曠及豫章王疑宋泰豫元年殂歸葬宣帝墓側則泰安陵也始下插有白兔跳起尋



之不得及墳成免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國妃齊建元元年尊謚昭皇后二年贈后父壽之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上虞都鄉君

南史本傳

梁天監中孫廉以便辟巧宦為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為展謎以喻曰刺鼻不知噫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也

梁書

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齊永明中舉孝廉先是劉禕為晉陵令爽詣禕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禕為令禕

迎贈甚厚爽受餽答書人問其故答曰彼白餽晉陵令

耳何關爽事

姓譜

魏孝昌元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眾十萬討葛榮夜夢着衮衣倚槐樹而立為吉徵問於楊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楊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後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

洛陽伽藍記

續志考正事在二年係廣陽王淵事本紀作淵傳仍唐諱作深魏只有廣陵王羽及廢帝廣陵王恭此誤本伽藍記也



北齊天保中辛術破侯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襄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晉魏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業歷宋齊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焉 北史

隋開皇中晉王廣出藩揚州武安郡公李渾領親信從時兄子筠襲渾父李穆爵及筠死渾規欲紹之謂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

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奉穆嗣大業六年追改穆封爲郕公渾仍襲焉渾旣紹父業日增豪侈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由是結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謂帝曰李氏應爲天子宜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構渾於帝伏誅 同上

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弼爲行軍總管平陳後六年弼撰書策上之謂爲御授平戎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其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於江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 同上



開皇十年朔州總管郭衍從晉王廣出鎮揚州時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王因召衍陰共計議託言妻患瘵就王妃蕭氏療之聽其妻向江都往來無度後煬帝幸江都令統左軍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謂人曰惟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母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

郭衍傳

煬帝世王世充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

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奉遠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

北史

大業元年上遣黃門侍郎王宏上儀同千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艚黃龍赤艦樓船等數百艘八月上御龍舟幸江都文武官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蔑舳艫相接二百餘里

隋書本紀

帝自達廣陵宮中多效吳言因有儂語嘗醉遊諸宮戲宮婢羅羅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顛簇小蛾幸得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

大業拾遺記

帝在揚州每集童女鳴鼓吹簫歌龍女思元之曲

烟花記



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蠃糖蠃每進御則上旋潔拭設面以金縷龍鳳花雲貼其上

清異錄

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

大業拾遺記

李桐客爲門下錄事大業末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欲徙都丹陽召百僚會議公卿希旨俱言江左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吳會勒石紀功復禹之蹟今其時也桐客獨議曰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內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恐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謗朝政僅獲免

冊府元龜

齊王暕鎮江都聞王貞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

索其文集貞上三十三卷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

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

北史

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焚於

廣陵

文獻通考

大業間賊帥孟讓據江都宮阻淮爲固陳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克捷超拜右禦將軍復渡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眾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



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北史

煬帝江都之難折衝郎將沈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潛構義勇將爲復讐適宇文化及以光驍勇使總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襟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讐如鷹鷂之逐鳥雀孟才爲將軍領江淮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

泄陳謙告其事遇害時年二十有八麾下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同上

唐上官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庭芝已死母鄭氏遺腹將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冀其男也及生一女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汝耶輒啞然應天后朝入宮后以其敏慧每對宰相時令卧於案裙下記所奏事一日宰相對事婉兒竊視上覺退朝怒甚取甲刀劓其面上不拔婉兒遽爲拔刀子詩乃免之並賜花子以掩其痕中宗時得幸爲昭容侍草制誥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天水郡公仍令以



禮改葬昭容有集二十卷元宗取其詩集之令張說爲序段路北戶錄

王琚謀刺武三思事泄亡命自備於揚州富商家識其非傭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賴以濟唐書本傳

杜佑爲揚州察訪使景雲三年改爲處置使題名八角石柱見存寶城興教寺內先是久沒於水池中至明成化十六年旱池涸復出萬曆府志

大司徒杜公在維揚嘗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爲跨之着一粗布襦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居危地欲自

汚耳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劉賓客嘉話錄

韋泛大厯初客游吳興正月望夜忽暴卒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同行約數十里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親舊泛驚問吏此何許吏曰非人間也泛方悟已死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追其人曰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乃兖州金鄉縣尉韋泛非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旣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



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  
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元鄉泛既出  
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六年以調授太原陽  
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所親薦爲楊子縣巡官在職  
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起旋以暴疾終於廣  
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鍾輅前定錄

李廓少年行有剗戴揚州帽之句按裴度爲賊所刺亦  
以戴揚州氈帽得免重傷

嘉靖維揚志

李藩叔翰其字也嘗寓東洛窘急欲挈家居揚州乃詣  
中橋問卜胡蘆生生曰公在紗籠中豈畏迤厄耶李問

紗籠事終不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有高員外相善自  
言夢見舊使莊客歿已十年曰爲陰吏蒙差與李三郎  
當直某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  
數年張建封鎮揚州奏爲巡官會有新羅僧能相人在  
張坐見李至降堦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  
且不及張因問紗籠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  
之餘官不得也方悟胡蘆生及高所夢李後竟爲相

線

五

竇常字中行大厯中及進士第隱居廣陵之柳楊著書  
二十年不出

全唐書小傳



武宗會昌年鑄開元錢廢天下銅佛像揚州節度使李  
 紳乃以一廢寺銅鑄錢皆昌字以表年號 嘉靖維揚志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  
 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  
 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添  
 却雙鈎兩日全諸賓觀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  
 大字也二曜日月明字也尺一者十一寸寺字也冰去  
 點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句無字  
 也添雙鈎為兩日比字也以此觀之得非大明寺水天  
 下無比八字乎眾皆恍然謂黃絹之智無以異也詢之

老僧云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桂花叢談

令狐趙公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

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舳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唐何晦  
撫言

朱崖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為樞近而朱崖致

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中堂飲更無餘賓

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一時祇奉亦竭情禮起

後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詔令監

淮南軍欽義至即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

直奈何相拒一時都與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



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欽義也 唐張固幽閑鼓吹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杜書記帖乃大感服 芝田錄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鞍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以一絕答之曰假金只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撫言 李鎮知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曰六出飛花處處飄黏

窻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同上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之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錢酒後微吟曰骰子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須報道金釵落髻鬢還應露指尖 同上

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祐齊名每題一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其妻雍氏乃揚州總校之女也儀質閑雅夫婦甚睦雍族以崔郎有才名資贍每厚崔生于飲食之處略無憚敬之顏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久之不能平謂涯曰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今令小女違君別醮不可



便令剃髮爲尼女若不從吾當揮劍涯方悲泣悔過雍  
卒不聽涯不得已裁詩留贈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鳴  
咽不堪聞姮娥一入雲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范攄雲  
溪友議

蘇洪進揚州版築發一塚不顯姓名刻石爲銘曰日爲  
箭兮天爲弓射四時兮無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

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

叫烟濛濛千年萬歲松栢風

宋鄭文寶江表志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方士呂用之等皆言能役使  
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江陽縣前一地  
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

後行及得志謂爲冥助遂修崇之迴廊曲室粧樓寢殿  
百有餘間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中和元年用之  
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解邸北跨河爲迎仙樓費數萬  
緡半歲方就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  
八丈飾以珠玉綺窻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  
寶以祈王母之降用之又曰后土夫人遣使就某借兵  
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葦蓆數  
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色箋  
寫太白陰經十道置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  
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曰



四海干戈尙未甯漫勞淮海寫儀型九天元女猶無信  
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髻綠兩行魏岫拂眉青  
韋郎年少耽閒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  
云唐鄭廷諤廣陵志

揚州蘇隱夜卧聞被下有數人齊念阿房宮賦聲繁而  
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虱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卽  
止唐陸勳志怪錄

江淮賈人積米以待踊貴圖畫爲人持錢一千買米一  
斗以懸於市場子留後徐粲杖殺之唐國史補

揚州有王生者人呼爲王四舅匿蹟貨殖厚自奉養人

不可見揚州富商大賈質庫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  
走之同上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客游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勗厚遺  
之庭筠少年所得錢帛多爲狹邪費勗大怒笞且逐之  
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趙顓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  
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偶問客姓氏左右以勗對溫  
氏出廳事前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  
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  
奈何笞之迄今無成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勗  
歸憤訝竟得疾而卒玉泉子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遊廣陵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  
自云姓趙名幼芳臨別期之中元遊瓦宮閣當一會神  
仙中人濬如言果往見美人及幼芳亦在美人言家在  
清溪邀濬過之則陳朝張麗華也須臾孔貴嬪亦來問  
幼芳乃是麗華侍兒後爲隋宮御女死於江都之亂者  
命酒賦詩濬因留與麗華同寢達曙而別

全唐詩序

維揚萬貞娶壽春坊孟氏爲妻美容質有詞藻貞商於  
外孟氏遊家園獨吟而泣有少年貌甚秀麗踰垣求偶  
孟氏許而賦詩少年亦以詩答之遂私焉同處踰年而  
夫自外至孟氏憂且泣少年曰勿爾吾固知其不久也

忽騰身而沒竟不知爲何怪

同上

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都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  
正坐傍一綠衣紫衣起揖拯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  
拜許諾遂寤頃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  
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卽  
以私財葺之費如其數

徐鉉稽神錄

江南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豫章吳楊渥寇豫章善之  
妹爲一軍校所虜而去旣詣揚都求見吳楊渥訴之時  
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  
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公其厚遇之渥



旦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問其所欲言善具白其  
妹事渥即命購贖歸於徐氏 同上

揚行密初定揚州有康氏者以傭貸為業僦一室於太  
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夕妻生一子方蓆藁忽有  
一異人赤面朱衣據門而坐妻驚怖久之乃走如舍西  
旬然有聲康適歸而路左忽有錢五千羊牛腔樽酒在  
焉因持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  
於草間亦曳之歸自是富贍而所生子名曰平平及長  
遂為富人 同上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嘗病苦脾泄困甚其

家人禱於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  
重皆編貝玉為之謂萬安曰此病可治今以一方相與  
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棗肉為丸米飲下二十九又  
云此藥大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同上

吳毛貞輔累為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  
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  
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言 同上

江南陸洎為淮南副使性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史  
李承嗣與之尤善乙丑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容  
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君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



增補身縣志 卷二十四  
夢一騎兵以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  
陽明府入門西序復由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中久之  
吏引至階下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一紫  
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爲人皆行慈孝功成業竟並  
受此官可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  
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  
矣諸皆默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  
嗣復與向客候之謂曰明日君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  
曰府中已辨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嘗以長者重君今毋  
乃近妖乎洎曰惟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

然而去明日遂卒葬於茱萸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卒  
葬於洎墓之北 同上

壽州節度使稔罷歸揚都爲統軍坐廳事與客語忽有  
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  
一蝙蝠飛去其年稔陞平章事 同上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前其家妻小遇亂失  
其父母至是有父老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其  
貧陋不悅拒絕之父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  
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又不可父乃曰去  
吾將訟爾矣明日午暴風從南方來震霆入歐陽氏之



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後數日歐陽家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 同上

廣陵吏姓趙當暑獨寢一室中夜忽見大黃衣人自門而入從小黃衣七八謂已曰處處尋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白曰天年未盡未可遽行宜有以記之可也大人即探懷出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視之印文著肉若古篆識其下右若先字左若記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知所終 同上

王琪為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橋之西前生因欠君錢

十萬今地府使我為人償君此債爾因為人占候禍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琪為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中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鎮將以為其言無驗未及之任琪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為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為皖口鎮竟如其言比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子弟云吾第二子頃忽病如狂人歲餘今愈矣 同上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



增修甘泉縣志 卷二十四  
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  
乃取烏梅餅以飼馬馬齒酸楚不能食竟至死亡後因  
患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  
氣同上

信州刺史周本入覲揚都舍於邸第遇私諱日獨宿外  
齋張燈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劃然視之見火爐冉冉  
而上直抵于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滿室浮埃覆  
物亦無他怪同上

呂師造爲池洲刺史頗聚斂嘗嫁女於揚都資送甚厚  
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篠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

來去奔走忽躍入舟中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即大發  
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舟皆爲煨燼同上

廣陵有士人嘗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坐忽有雙髻青  
衣女子資質甚麗熟寐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  
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扃自是夜夜恒至有術  
士書符施其髻中夜半寢以閱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  
髻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爲置髻中升牀而寢  
無懼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至暮登  
舟遂長往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盡開船牕  
而寢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即潛起急提其手足投



增修古身鼎志 卷二十四

同上

廣陵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餅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於北戶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躍足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滿身吏呵問之不知所對拘之途次還王老之居鄉伍方按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其罪同廣陵倉官吳延瑫爲弟求婦託隣嫗爲媒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去在正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嫗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矣久之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嫗云是縣君

及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嫗曰聞君爲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嫗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耶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大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耶嫗曰諾將聞之歸以告延瑫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隣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卽席具酒食甚豐其女自議婚事瑫妻內思此女雖極端麗然年可三十餘小郎年却少未必歡也其女卽言曰夫妻皆係前定義合豈當嫌老少耶瑫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卽出紅白羅二匹曰以此爲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鄰嫗俱歸其家留數



宿謂媼曰吾家至富人不知爾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厨高至屋因開示之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卽命掘之深尺餘卽見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白馬旁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被驚聲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爲蛇所嚙也媼曰蛇豈食猪者耶女曰此中常有之卽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蛇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媼缺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媼曰吾有故近出少頃當還卽與青衣凌虛而去媼大驚其母曰吾女

暫之天上會計且坐無苦也少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媼在此固辭得還媼回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媼云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同媼送葬於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氏撫之曰此女相當爲淮北一武將之妻善視之旣葬復厚贈媼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亦竟不成媼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處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於建業亦竟無恙

同上

徐知誥秉政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駱知



祥王令謀爲館客士有羈旅于吳者皆齒用之南唐書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  
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亡設大祥齋因  
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  
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  
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  
威福李懼禍惟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  
惋謂李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  
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  
囊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

所終 劍俠傳

江都大廳相傳云陰有怪物所據升之者必爲瓦礫所  
擲或中夜後毀去案硯或家人暴疾遺火不常相承居  
小廳蒞事江夢孫自秘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  
廳受賀向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  
如常理事棧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怪異後之爲  
政者皆飲其惠焉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

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  
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  
期年嚴登公輔宰歿既久其子理遺命侯謁嚴門嚴贈



增補甘泉縣志 卷二十四  
三  
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密遣家人賫黃金數十斤伺於逆旅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他日其子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同上  
朱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指眾爲約其時不至當行夏楚然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路過輒嗥吠鞏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嚙我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犬狂吠不顧是夕犬暴卒於家 同上

申漸高事睿帝爲樂工常吹三孔笛賣藥於廣陵市乾貞時按籍編括而關司歛率尤繁商人苦之會都城亢旱中書令徐知誥謂左右曰近郊頗得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乎漸高作諧語進曰雨畏抽稅不敢入城耳知誥大笑明日下教弛額外稅信宿大雨霑洽

十國春秋

潘祐廣陵人文章瞻逸敏於議論南唐後主時爲史館修撰知制誥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悞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



十六後果以三十六歲卒

馬令南唐書

南唐徐鉉稽神錄撰記怪神之事序稱自乙未至乙卯凡二十年僅得一百五十事楊大年云江東布衣蒯亮言也

續文獻通考

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六歲時戲佛前有大琉璃餅爲猫所觸劃然墜地因驚得疾薨詔錯爲王墓志兩日矣鉉曰受命撰文當早爲之錯曰文意雖不引猫兒事此故實兄頗記否鉉因取紙筆疏之不過二十事錯曰都未也適已意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日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宋邵思雁門野記

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

三萬

陶穀清異錄

馮延巳廣陵人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其君臣以文字相譽如此

十國春秋

彭利用廣陵人性樸鄙拘古禮雖燕居必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稱爲彭書袋每出遠塗雖冒雨雪不徹冠幘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曰有



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悖之以爲先聖之罪人哉馬令南唐書

南唐於揚州置紙務嘗求紙工於蜀中唐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境內惟六合之水與蜀同遂於揚州置務守臣歲貢時六合正屬揚州也后山叢話

聶師道居問政山吳主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居之一夕羣盜奄至舉什器盡取之師道謂曰若爲盜持此將安用乎乃引於曲室盡括金帛與焉仍屬之曰當從某地出無邏卒可逸去居數年師道奉命設醮龍虎山道遇暴客將加害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勿犯先

生因曰我卽紫極宮盜也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相報

寶祐志

咸平間知揚州魏羽上雩祀五龍祈雨法詔頒諸路其法以甲乙日擇東地作壇取土造青龍凡旱建壇取五行生成之數長吏齋三日詣龍所汲流水設香茗菓率郡官再至祝酹不用巫覡雨足送龍水中故淮南子有土龍致雨之說吳錄

宋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憇大明寺瞑目徐行使傳吏誦壁間詩板戒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俾別誦一詩問名則江都尉王琪作卽召至同飯畢同步遊



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因言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得聯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公大歎賞自此辟薦館職遂躋侍從類說

方圭好爲惡詩仁宗朝宋庠知揚州圭來謁宴於平山堂圭誦詩不已庠見野外有牛就木磨謂坐客晁詵曰青牛恃力狂挨木詵應聲曰妖鳥啼聲不避人圭悟其意飲散擊詵

姓譜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謁荆公多不及盥漱魏公疑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

曰公少年不可廢書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後魏公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不屈

山堂肆考

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

畫墁錄

王居玉內翰初登第調揚州江都縣簿題九曲池詩晏元獻閱之賞嘆薦爲館職又嘗乞夢於后土祠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惡之過歲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許彥周詩話



歐陽公與韓忠獻書曰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

呂東萊臥遊錄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東坡自穎移維揚作詩寄曰二十

趙德麟侯鯖錄

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蘇東坡初未識秦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

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

冷齋夜話

心平不可測書歐公不答

坡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眾

蘇軾調諷編

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岡移汝道過謁申公置酒終日不交一語東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覺羅衣薄東坡驚覺小語云夜來走却羅醫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罷行後圃中至更坐東坡即几案間筆墨書歌者團扇云雨葉風枝晚自勻綠陰青子靜無塵閑吟繞屋扶疏句須信淵明是可人申公見之亦無語

聞見後錄

東坡帥揚州曾改罷州學教授經真州見呂惠卿惠卿



問軾何如人曰曰聰明人也惠卿怒曰堯聰明舜聰明耶大禹之聰明耶曰雖非三者之聰明是亦聰明也惠卿問軾學何人曰曰學孟子惠卿益怒起曰何言之不倫也曰曰孟子以民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蘇公學孟子也惠卿默然

同上

歐公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右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烟雨不能然也

藝苑雜錄

東坡知揚州夢行山林間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正欲杖汝脊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耶道士驚怖而退

趙與峕賓退錄

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營妓顧介甫曰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趙德麟侯鯖錄

揚州山光寺一小室中有題二絕於壁上者曰馬蹄輕蹙柳花浮醉入淮南第一州不是青樓羞薄倖自緣無



錦不纏頭又曰高臺已傾池已平隋家宮殿青草生千  
年往事何足嘆廣陵非復舊時城二詩筆法秀勁不題  
名氏王荆公後題云此沈文通詩

侯鯖錄

黃魯直云揚州市東酒肆柱上有人題詞云秋風吹渭  
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閒自然鑪鼎虎繞與  
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藥宮看舞胎仙便萬釘寶  
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黃梁炊未熟夢驚殘再遊溪浦廬  
山後有醉道士於廣陵市上歌此曲或云是呂洞賓

志

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揚

日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為人頗病之元祐七年  
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  
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  
緣為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  
為政之惠利於民率皆類此

張邦基墨莊漫錄

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  
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植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  
風者薛嗣昌作守相時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  
不嗤之嗣昌既去為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

嘉靖維揚志

陳亞揚州人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若



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棋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  
宿紗裁殊妙有宋佳話

陳恭知揚州陳少常亞曰近作一謎四個脚字直上四  
個脚字直下經年度歲不會下若下不是風起便雨下  
公未口乃待制廳上茶床口或宴會即慳值風口口口  
澀值雨也張師正倦遊雜錄

林中書彥振據罷政事寓揚州喪其偶忽於几筵上見  
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  
是乃微伺其踪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  
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向彥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

厚報彥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

宋陸游避暑偶抄

余自少年愛維揚欲卜居自充守罷遂築室於是亦既  
五年忽春深巢燕不歸竟以疑之默訪諸寺觀州宅皆  
不至不二年一城邱墟矣宋錢功澹山雜識

天水趙旭家于廣陵夢一青衣挑笑窻牖間及覺忽有  
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笑曰吾天  
上青童久居清禁時有世念帝罰下人間感配於君子  
時叩柱清歌曰白雲飄飄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宋王

銓侍兒  
小名錄

熙甯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索地圖所至皆造送山



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沈括夢溪筆談藝祖既平江南詔以兵器盡納揚州不得支動號曰禁庫方臘作亂童貫出征許於逐州軍選練兵仗既開禁兩方將士望見所貯弓挺直大喜曰此良弓也因出試之宛然如新自開寶乙亥至宣和辛丑一百四十七年而膠漆不脫可謂異矣靖康末東南起勤王之師師臣翁彥國令揚州作院造神臂弓限一月成皆不可用當時識者以爲國初之弓限一年成而今成於旬日之間

宜乎美惡之相絕也

馬永卿嬾真子集

按揮塵後錄亦載此一則但小異耳

維揚有石塏院者塏之制作精妙龍德幸維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供奉諸璫環視之嘆賞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旁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眾愕然龍德聞之遂罷幸按龍德徽宗宮名曾敏行獨醒雜志

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司則百司署府爲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行在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會稽而六宮住江西則亦分爲二曰行在某司行宮某司已而大駕幸建康六宮留臨安則建康爲行



在臨安爲行宮今東京阻隔而臨安官司猶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復也

老學菴筆記

蔡文饒薨帥揚州有李生者以豪自任文饒聞其名延至書室以訓諸子已而文饒移鎮青社攜以俱行經歲辭歸文饒贈遺甚厚又惠槐簡一曰此薨釋褐所賜足下不晚亦當魁天下官職壽數與薨悉相埒後皆如其言李卽順之易建炎龍飛第一人也廉宣仲云

揮塵後錄

建炎元年十一月朔駕幸揚州二年八月甲戌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於崇政殿乙亥策特奏名進士庚寅上御崇政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

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十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卽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以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二甲易江都人鴻舉邵武人也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爲集期會自是以爲故事李易等以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

嘉靖維揚志

建炎二年十一月駐蹕揚州郊祀後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于行宮門外云天遣我爲官家兒鞫之不得姓名上以其狂釋之

宋史五行志

建炎三年高宗幸揚州二月辛亥早朝有鳥飛鳴行殿



三匝一再集宰臣汪伯彥冠上是日金人入城上倉卒  
渡江後二十日伯彥罷尋坐貶

文獻通考

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時未經兵燼井邑全盛向  
子固叔堅來赴調於行在所金壇士子郭珣瑜者因與  
共處於天甯寺佛殿之供卓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覺而  
語云有一事甚異適夢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荆榛瓦  
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輩相近皆蕭索  
可憐公衣綠袍於眾客中不可曉也已而金人南寇六  
飛渡江城之內外悉遭焚毀後二十年叔堅果握帥符  
郭登第未久爲郡博士逯於郊外始悟前夢相與感嘆

聞見後錄

王右軍蘭亭考定五字損本宋大觀中薛嗣昌進御府  
藏宣和殿靖康之亂金人悉取他寶翫以行而石刻獨  
留宗澤時爲留守入見之取以馳進高宗時駐蹕揚州  
日置左右未幾北騎奄至車駕倉皇南渡御用諸物盡  
棄之獨瘞蘭亭石刻而去後命揚帥向子固訪發竟不  
獲至國朝宣德四年揚州某寺僧舍發地得二石乃蘭  
亭舊刻兩淮轉運使金華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爲一  
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  
字明年士英致仕遂攜歸金華

萬曆府志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卽對曰公方立勲業今未有暇及此他時功成名遂逸居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僉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赧面而通判欣然有得也

老學庵筆記

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閩于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大列軍馬旗幟無數始焉皆紅繼而皆黑凡茶頃乃合次年

北軍至

元周密浩然齋視聽抄

李叔微者知其字也家貧篤意經史少有聲舉場尤邃醫建炎初兵後大疫叔微親行里巷爲之療視所活甚眾一夕夢若神人者謂之曰汝平生有遺恨乎叔微曰遺恨有三少失怙不得致菽水之養一也束髮讀書望一第爲門戶計今年踰五十而無所成二也後嗣未立爲不孝之大三也神人曰上帝以汝有陰功正欲命汝以官錫汝以子父母則不可見因留語云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臚喝六得五旣覺不知何謂紹興二年乃以第六人登第繼升第五人在陳祖言樓材之間



後得二子夢中之言無弗契者 嘉靖維揚志

揚州開元寺伐地得二瓷瓶白質小口膚理極細一書內府一書會慶館疑隋宮故物也 嘉靖維揚志

元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拆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 輟耕錄

順帝時張翥在翰林夜夢詩二句漠北封疆天暫醉鳳陽君主日初明翥驚異遂謝職南歸廣陵作心事記以記此夢 卓異記

張仲舉為集慶訓導以得罪御史乘夜奔揚州時揚城全盛眾素聞其名皆延致之仲舉軀體昂藏行則偏聳一肩眾為詩以譏笑之時有相士在坐或曰仲舉病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也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居相位封潞公相士亦異人也 存齋詩話

李翠娥維揚名倡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翠娥不他適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



孫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傳為盛事

陶宗儀輟耕錄

明洪武中張三丰遊揚州咏瓊花詩自況云瑤枝玉樹

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

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

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卓異記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

夏音虔與夏字類少一發筆下作义

行人訛呼作夏蓋鎮遠侯顧公王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太祖

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

鎮遠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玉最有功於貴州

出鎮貴州時辭仁宗於文華殿曰殿下事君父恤兵民

素行有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計其

意在漢府然辭旨溫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

師論兵不合云 明陸深玉堂漫筆

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稅課局批稅藏之

楊儀明良記

漢之廣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救叛逆之誅孫主

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廣陵謂王胥

也孫主謂權也李頌華嚮不見正史 弇州山人稿

大宗伯周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公

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



公官南京翰林日以詩訊知揚州府三原王恕曰生死輪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而訊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啟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王卽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如羊祐房瑄之事云勝槩錄應佐江都人自少以志節聞宏治間貢爲太學生鄉有妖佐爲辨怪文以禱於神妖遂熄姓譜

正德戊寅武宗幸揚州河冰合問何時當解江彬對以立春尙餘旬日武宗曰春迎之卽至耳命迎春於揚之

東郊次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漸

荅桂蠡說

錢崔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人皆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去太守追之不得四本堂座右篇

董元宰在廣陵見司馬端明所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而畫譜不載以此知古人之善於逃名陳繼儒書畫史

夏貴溪爲禮部尙書時妾蘇氏乞封本妾而以爲繼室當時驕橫無人敢駁禮臣舞禮其不克終固宜蘇廣陵人父曰綱少女適曾石塘銑出入兩家傳石塘復河套



增修甘泉縣志 卷二十四  
之說於夏夏喜主其策謂河套指日可復作漁家傲一  
闕適黃泰泉來謁出示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  
句蓋諷之也夏大詬罵喉言官逐之逐三日而禍作蘇  
家女能誤貴人豈非所謂禍水耶曾妄意立功封無足  
怪乃少師驕生嫵嫵生駮入人羅網中不可謂非自取  
也 卓異記

王環曾石塘銃之僕也銃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爲百  
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洲人  
本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而致之幕下被  
逮時泣謂其下曰死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

爲溝中瘠乎環聞泣對曰公無憂某能力致之歸曾被  
刑後環以小車載夫人及二子從間道南還日則具湯  
粥夜則露宿邸舍間關數千里不懈比抵維揚厚酬之  
不受而去 卓異記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才智有餘人莫能  
欺嘗於所居公署前置一占風旗使人候之置籍焉令  
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或有  
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月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合之責  
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嘉靖維揚志

維揚錢氏女能賦詩有警句述懷云援琴不奏桑間曲



揮翰寧題葉上聯又云芙蓉只合含霜死肯向西風怨  
暮烟賢於朱淑貞之流遠矣

嘉靖維揚志

咸甯倪璜寓廣陵母劉氏病璜齋沐祈天七夜不寐忽  
一日浴水冰結成奇花三本幹葉俱備狀甚異母病遂  
愈人咸以爲孝徵

同上

邵伯來鶴寺與佑聖觀相鄰寺觀皆有鶴巢二巢皆有  
二雛其佑聖之鶴傷于彈二雛待哺于來鶴來鶴之鶴  
哺猶已子誘之飛鳴全其羽毛人咸異焉時明嘉靖癸  
巳夏也揚州教授高簡作仁鶴歌以紀之

同上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倭犯瓜洲時擡鹽脚夫百人用擯

奮擊之倭不能當棄刀仗逃走被傷者頗多上官因目  
爲脚兵

萬曆縣志

康熙初維揚有士人查二瞻工平遠山水畫及米家畫  
人得寸紙尺縑以爲重又有江秋水者以螺鈿嵌器皿  
最精巧工細席間無不用之時句一聯云杯盤處處江  
秋水卷軸家家查二瞻亦可以見一時習尚也

田居雜記

以上原志

前志有叢綴一門今亦仿而葺錄之不皆甘邑事  
也自六朝陳代以來有爲從前府縣志所未錄者  
亦此邦故實惜所見不廣取近今者附之聊比識



小之義畧次時代未細核也

揚州嚴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于財而無兄弟父母愛慕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于父母願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龜主喜取錢付龜而去恭盡以龜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兒揚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

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留客爲設食客止明日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錢所由恭荅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揚州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向揚州其家轉富大起房廊爲寫經室莊嚴清淨供給豐厚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爲嚴法華嘗有親知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貸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没人不被溺是日恭入錢庫見一萬錢濕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後見前貸錢人乃



知濕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宮亭湖於神廟所祭酒食  
 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倩君為我持此錢奉  
 嚴法華以供經用旦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於是商人  
 嘆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少錢  
 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恭曰助君買紙言畢不見而錢  
 在其怪異如此非一開皇末恭死子孫傳其業隋季盜  
 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其  
 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邑共見市師人士並悉知委法苑珠林  
 唐人說李邕前後撰碑八百首按邕傳邕尤長碑頌中  
 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金帛求其文杜詩曰干謁滿

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鈎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劍  
 几義取無虛歲蓋謂邕也邕碑今尚遺者左羽林將軍  
 臧懷亮碑在耀州開元寺碑在濠州嶽寺大照和尚普寂碑京西  
 李府君碑京西普光寺碑泗州娑羅木碑楚州大雲禪寺碑老  
 子孔子顏回贊海州秦望山法華寺碑越州嶽麓山寺記大  
 律故懷道闍黎碑福州石室記端州有道先生葉公碑東林  
 寺碑江州左武衛尉將軍李思訓碑雲麾將軍李秀碑鄂  
 州刺史盧府君碑高似孫緯畧  
 六研齋二筆云金陵俞仲茅先生藏李泰和行書大照  
 禪師碑二千餘字硬黃紙筆法精整清栗有歐虞氣味



視他書歆側疏豪者大不同先生云此書自唐以來卽爲高麗所藏以故絕無宣和政和等璽羣玉秋壑等印與蘇米等跋神廟末年一弁得之平壤將獻之幕府媒進余策事之必敗戒其毋遽往已而果然此卷遂留余處稍酬之金帛不能滿其意也而終無肯昂直應者故尙爲余物耳世傳北海石本娑羅雲麾率以宕逸取奇與此絕不類云云是卷數年前仍流轉至揚今已鈎勒入石矣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敷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爲詩寫于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儀形于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爲僕妾所有耄年寒餒故加給焉於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爲短也北夢瑣言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碣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輩妬忌羅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之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爲上下二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同上

唐晉相李洸碣相之子也文學淵奧迥出輩流於時公



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  
 荅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  
 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礪相追雪贈太子太師  
 諡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澆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  
 舍人撰礪相麻因而貶黜澆以大彭先世因贓仰藥撰  
 鸚鵡杯賦李澆酬詞云玉犬吠天關彩童哭仙吏一封  
 紅篆書為奏塵寰事八極鰲柱傾四溟龍鬚沸長庚冷  
 有芒文曲淡無氣烏輪不再中黃沙瘞腥鬼請帝命眞  
 官臨雲啟金匱方與清華宮重正紫極位曠古雨露恩  
 安得借沾施生人血欲盡撓槍無飽意甚有文義焉

同上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  
 人與賀拔碁為交友碁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  
 俾敏中與碁絕前人復約敏中為具以待之敏中欣然  
 曰皆如所教既而碁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碁遲  
 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碁于是悉以  
 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酣負陽  
 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懇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  
 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碁矣

據言

武宗會昌二年王僕射起再主文柄華州刺史周墀以  
 詩寄賀起荅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



增修甘泉縣志 卷二十四  
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案六  
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下欲徵黃時  
一榜門生二十二人并和之與墀詩俱見唐摭言中  
陳亞少卿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若風月前湖近軒  
窻半夏涼棊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縮紗裁贈祈雨  
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曬作胡蘆巴嘗曰布袍袖  
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句可贈游謁窮措大亞  
與章郇公友善作生查子陳情曰朝廷數擢賢旋占凌  
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孤寒食藥  
何相誤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嘗作閨情生查子三

首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檀郎  
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  
鄉曲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半下  
紗厨睡起來閒坐此庭中滴盡珍珠淚爲念媚辛勤去  
折蟾宮桂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  
蘭麝香銷半琵琶閑後理相思必撥朱絃斷擬續斷來  
絃待這冤家看 瑯琊代醉編

陳亞少卿畜書數千卷名畫數十軸平生之所寶者晚  
年退居有華亭雙鶴怪石一株尤奇峭與異花數十本  
列植于所居爲詩戒子孫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



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

灑水燕談

李定字仲求洪州人又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元豐中御

史中丞又李定濟南人嘉祐中老于正卿同姓名者凡

三人 詩話總龜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間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

盛哉蔡實元豐中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

了元卽佛印禪師又爲廣陵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

嫁郃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郃六 老學菴筆記

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李乃亞

之舅爲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爲巡官巡官唐五

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遊賣術故有此稱然北方人

市醫曾稱衙推又不知何謂

同上

高宗行幸揚州郡人李易爲狀元次舉駐蹕臨安而狀

元張九成亦貫臨安時以爲王氣所在方李易唱第時

上顧問此人合眾論否時相對曰易乃揚州州學學正

必合眾論人笑其敷奏之陋

同上

揚州士人失其姓名建炎二年春因天氣融和縱步出

城西隅遙望百步間有虹暈煜然如赤環自地吐出其

中圓影瑩若水晶老木槎枒斜生暈裏下有茅舍機杼

之音試徐行入觀瀟灑佳勝了非塵境有機數張皆經



以素絲白皙女子四五輩縮烏雲丫髻玉肌雲質各衣  
輕綃銖衣揜腕組織白錦轉眸一顧士人正色端容抽  
篋不息過而視之錦文重花交葉之內有成字數行第  
一行之首曰李易稍空次又有一人姓名復稍空又有  
一人焉如此以十數乃拱手問之曰織此何爲一女毅  
然而對曰登科記也到中秋時候當知之餘無一語士  
人遍觀舍中窻壁玲瓏風露淒切自念此身真如腐鼠  
而得造瑤林瓊圃瞻近羣玉旣情致澹泊不相荅禮揖  
而辭退諸女皆目送之迨出虹暈回頭注目蕩無所覩  
乃躡故道歸時過二更郭門已閉遂宿於旅邸恍疑其

境爲夢而歷歷分明可記是歲之春高宗車駕南巡駐  
蹕揚州四方貢士雲集至八月始唱名放榜第一人曰  
李易其下甲乙之次無一差易正揚人也于是悟首春  
所屆蓋蟾宮云

夷堅志

呂溱試鯤化爲鵬詩有云九霄離海嶠一夕過天池仁  
宗見之曰此當作狀元升爲第一

東都事畧

陳良有學行爲鄉里所推入貢禮部與子景山同登進  
士良事親孝旣登第而念親之不逮乃嘆曰先子令力  
學起家今墓木已拱而予方登第不及景山遠矣有詩  
曰自慚不及吾兒甚得向親前謝綠衣良終朝奉郎秘



書丞景山終著作佐郎有秘丞集藏於家

嘉靖維揚志

蔡京擅國命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定元祐黨籍看  
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  
爲崖異徽宗察京專悞陰令狙伺其奸蓋嘗許以相是  
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  
曰並塞當擇人以紆憂顧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  
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  
以奏

答齋四筆

紹興五六年間王居正爲給事中時王繼先方以醫進  
中旨以其媚添監浙江稅務錄黃過門下居正封還高

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訓云卿等亦嘗用醫者  
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  
隨其大小効驗以荅其勞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反不  
得酬謝耶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書讀丞  
相退卽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不必固  
執居正唯唯遂請對上語如前而玉色頗厲居正對曰  
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有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  
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祿  
俸果爲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使其應  
奉有效僅能塞責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于無



故增劄員闕誠為未善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上悟曰  
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奉前降旨揮更不施行居正之直  
諒有守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中恐不備載故敬書之  
邁頃聞之于張九成 同上

葉仁遇江南人唐紫薇家有仁遇維揚春市圖狀其土  
俗繁浩貨殖相委往來疾緩之態至于春色駘蕩花光  
互照深得淮楚之勝 聖朝名畫評

宋真宗天禧間江淮發運使賈宗言歲漕自真揚入淮  
汴歷堰者五糧載煩于剝卸議開揚州古河繞城南接  
運渠毀龍舟新興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時

王臻為淮南轉運副使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為之人  
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坐異議降  
監察御史發運使卒濬渠薛奎傳亦言奎為江淮制置  
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按五堰者北神召伯  
茱萸新興龍舟也賈宗建議而薛奎行之所毀者新興  
龍舟茱萸三堰召伯北神尚存其後殿直王乙請自召  
伯埭東至瓜洲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江淮制置發  
運使以工大不可就止置牖召伯埭旁人以為利然則  
雖置牖而埭在夢溪筆談言北神召伯諸埭相次廢革  
至今為利則臻之後召伯埭終廢矣今之召伯鎮非古



之召伯埭也王乙言召埭東濬河百二十里至瓜洲則當時埭在運河之西橫隔水中故有剝卸之煩且今召伯鎮至瓜洲止九十里此云一百二十里則召埭必非召鎮鎮當新城湖之東而召伯湖在鎮北二十里湖名召伯必召埭之所在竊疑湯家泮橫亘東西實界南北古之召埭或設於是則埭在西而河在東與王乙之言合

北湖小志

劉一清新請使行程記云德祐丙子三月初三日宿灣頭初四日過邵伯鎮經行一堡子濶六十里北軍屯戍又有水塞屯軍甚多內有小堡子六十餘所波羅相公

阿里右丞在內初五日過天長縣初六日渡天長河初七日過寶應軍按元史元兵屯新城此言濶六十里則今北湖之地皆其屯所天長河蓋卽今秦蘭河是時高郵以東尙爲宋有故自邵伯鎮迂天長而至寶應軍以今地推之或由楊家渡或由湯家泮西至楊獸醫壩而北一清謂路上尸骨如山則秦蘭以南邵伯鎮以東豈尙得安堵無恐嘉靖維揚志舊圖于黃珏橋之東皆標水寨蓋南宋時地邇淮泗爲兵防戒嚴之地惟黃河北流旣斷全力注淮漕隄東諸湖之水匯三十六陂而爲一昔時兵火之場悉縑于湖故明中葉以後士大夫多



棲息于此

北湖小志

中丞容齋徐公文物魁岸襟度寬洪文學吏才筆不停  
思建臺揚州日確齋荀公雪樓程公校官胡石塘唱和  
無虛日亦一時之文會也

老學叢談

印習隱寓居常熟兩淮制閫接人至官屬將吏各持榜  
書名以次參至柴牙部頭某人公曰甚感爾來揚州軍  
民數十萬家柴甚艱得我蒞任後如一日缺柴便砍了  
爾頭其人聞之股慄到任官爲籍定船各與牌號某日  
賣畢去限某日柴到稍遲本人自往催時刻不違到日  
於某官廳呈樣每束幾斤每貫合買幾束每船插標示

之人自擇買

同上

揚州之西有園西域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醞醋供御  
案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栴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  
內則名醞桃諸梅諸諸卽蒞也又曰濫卽乾椽也

同上

按本草果部無花果引酉陽雜俎云阿駟出波斯  
拂林人呼爲底珍方輿志云廣西優曇鉢不花而  
實狀如枇杷皆卽此物也今摺紳錄載以爲揚州  
土產究之不專產揚觀叢談此條其來有自然不  
聞有醞醋者

寶慶公主者高帝幼女也文皇既定京師俾仁孝皇后



女之十九歸駙馬都尉趙輝資班比諸公主特厚時仁廟在東宮特令送之至邸亦殊典也輝父趙和以千戶征安南戰沒輝襲職守金川門上見其貌偉麗而悅之遂令尚公主時永樂之十一年也輝歷掌南京兩都督宗人府主孝陵祀至成化十二年乃卒爲駙馬者六十五年母孫氏守節被旌壽亦至八十餘夫婦以忠節顯而輝富貴壽履之隆可謂希世之邁矣

弇州四部稿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

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己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也不止於爲勇將而已威振邊夷西羌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亦偉參之名將抑其次也

古穰集

工部尚書徐杲蔭一子至錦衣衛指揮一子營繕所正及官生賜玉帶食正一品俸上有密旨及徐少師階欲以崔志端例加太子太保徐力止之

弇州四部稿

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不動聲



色常爲內殿易一棟審視良久於外另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聞斧鑿聲也又魏國公大第傾斜欲正之計非數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亦近代之公輸也致位九列固不偶然

五雜俎

王化貞之棄廣寧也高忠節邦佐時以參政備兵乞師熊廷弼不得請二僕高永高厚干總盧科從說公曰公有母朝廷已俞公歸養卽去誰咎公者且公之位孰與王熊若且走矣公曰不可一日未棄官一日爲廣寧守將何之夜秉燭作家書授兩僕以印綬自縊死永乃謂

厚曰主人死地下無從者我死爾以屍歸且得傳主人死狀厚與爭死永不可曰爾無負我言死不死一也遂縊死盧科曰廣甯破吾家十二口皆死我以公在未卽死乃與厚詣廷弼乞殮公不許曰爾主不欲生入關肯死入關乎焚其署而遁厚年十九乞馬不得乃步行由廣甯入京師至揚得以書達公母科狀魁梧多力厚所以得達者科之力也

北湖小志

蔡清卿名彬別字弱雲廣陵人母夢白衣女人持隻繡授之而生幼棄五輦父以貧故攜之長安令學歌舞清卿肝膽並裂遂失明久之夢見白衣女人曰視我鏡旋



從羣兒戲壁間摸得物之似鏡者照之雙眸復明因工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

琴奕蘭竹怪石尤善韻言如

春莫病起

春色

拋人易堪憐抱病中入樓驚暗綠拂檻惜殘紅柳重仍

霑雨花翻欲趁風薄寒侵瘦骨猶自坐簾櫳

覽鏡感懷

怕聽流鶯歷亂啼日高猶自掩香閨蛾眉減盡春纔半

誰寄相思到五溪

贈別二首

傷情不奈出宜春遙見離

亭倍慘神昨夜樓頭好明月今宵分照遠行人一鞭行

色馬駸駸欲挽垂楊意不禁何事橋南千萬樹能遮望

眼不遮心

竹枝詞

飄花落葉任春風蝶怨鶯愁懊殺儂

自是紅英難寄語枉教人在斷腸中

楊柳

春風初試小

鵝黃漸覺青青拂苑墻葉亂曉烟輕帶雨花飛晴雪細

生香吹殘塞曲征夫淚描就宮蛾少婦粧莫折長條對

樽酒隄邊都是別離腸

露書

陳素素萊陽姜學在之姬自名二分明月女子能書善

度曲吳園次毛西河諸公俱有詩譜其事為秦樓月傳

奇

揚州清明日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

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摺再三不辭往復監

門小戶亦攜殺核紙錢走至墓前祭則席地飲昨自鈔



增修甘泉縣志 卷二十四  
關南門古渡橋天甯寺平山堂一帶靚粧藻野衮服縵  
川隨有貨郎路傍擺設骨董古玩并小兒戲具博徒持  
小杌坐空地左右鋪袒衫半臂紗裙汗悅銅鑪錫注瓷  
甌漆奩及肩翫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  
地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  
十其處人環觀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  
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  
平岡鬥鷄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彈箏而浪子相撲童稚  
紙鳶老僧因果瞽老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  
生車馬紛沓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

臻臻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  
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  
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  
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  
目盱盱能無夢想 夢憶

康熙丙寅丁卯間孔東塘從侍郎孫屺瞻治下河在江  
都得漢銅尺記云江都閔義行博雅好古所藏銅尺一  
朱碧繡錯爲賞鑒家所玩余旣得之乃不敢以玩物蓄  
焉 分甘餘話

少保昭武將軍提督江南總兵官楊捷賜謚敏壯捷字



元凱義州人予官揚州時與定交甚契後兩爲山東提督文武協和兵民安堵武臣中之賢者也甲子

上南巡朝

行在慰勞甚至稱老將軍蓋異數云

同上

廣陵所刻唐詩七言律神韻集是予三十年前在揚州啟涑兄弟初入家塾暇日偶摘取唐律絕句五七言授之者頗約而精如臯冒丹書青若見而好之手抄七律一卷攜歸其後二十年泰州繆肇甲黃泰來刻之非完書也集中有陳太史其年及二子增入數十篇亦非本來面目矣

同上

予爲揚州推官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而導輿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己下二人既竣事歸而宴飲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緣爲奸予深惡之語太守一切罷去

香祖筆記

予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字韞珠年甫笄工仿宋繡繡仙佛人物曲盡其妙不啻針神曾爲予繡神女洛神浣紗諸圖又爲西樵作須菩提像皆極工鄒程村彭羨門皆有詞詠之載倚聲集又超一子者廣陵殷氏女早寡學道三年坐化遺詩偈一卷

同上

王阮亭香祖筆記云廣陵徐氏女子元端工填詞有人



李易安之室者元端之父徐石麒字坦菴以樂府傳奇著聲居城北之北湖距城四十餘里李笠翁嘗至其家訪之才名甚重阮亭官揚久既知其女工詞豈弗聞其父者意阮亭宏獎人才四方翕然推奉而坦菴偃蹇鄉曲未必趨風掃門借爲延譽阮亭意或嫌之遂一不及其姓氏耶

龔明水鑑宰甘泉日邵伯埭下有芒稻河閘洩水尤要雍正癸丑大水泛濫冒雨親至其地呼閘官洩之閘官以鹽漕爲辭不可會河堤制府嵇公以視河至直陳之厲聲呵閘官嵇公動色卽啟閘且斥閘官不職立逐去

並定以鹽漕二船過湖需水不過六尺若過六尺卽啟閘無得以鹽漕藉口實多蓄水爲民田患自是閘水疏通又嘗謂邵伯埭受高寶諸湖之水地卑下當于農隙時運土築高埂沿隄爲防以徐議溝洫隄上卽植桑以興蠶事其西界地高狹旬不雨田卽龜裂宜每一里爲水塘以蓄之如是則境內高下之田俱無恙大吏躉之然終以未得施行爲憾

鮪琦亭集

邵伯鎮人高天位者家以磨腐爲生十歲就村塾卽能屬對作詩前輩異之目爲神童教以舉子業亦能得意年十三應童子試不售父遂令廢學抑鬱成疾歿之



前一歲遊秋郊見孤鶴立田中賦七律中聯云此際聲臨黃鶴地終教響遏白雲天人以爲識焉

程蒿亭鄰婦行小敘云召埭張氏女性淑貌莊能爲小詩年及笄歸同里某農家子女唯日寄雅言問亦從夫勤田間事乙酉首春偶出埭西有客持所爲秋日牡丹詩頗悲搖落

蒿亭集

焦仁亭潤居黃珏橋性孤潔求得其畫最難有鹽賈謀諸其友人友人與之飲談笑厚密時以紙幅餽之欣然頃刻成十二幅明日廉知其故復往於每紙上添數驢鹽賈怏怏然遂棄之後又有曾貫之曰唯善楷書時造

建隆寺須書大雄寶殿四字以爲非賈之不可賄以重金不能動然往往市賈屠販之流以牛肉白酒供之則爲作大幅性情之癖如出一轍又北湖施原性好驢晚年乃專于畫驢其家養驢十餘頭無事則騎之賓客至必延之騎驢卽不能者亦強之騎以爲恭敬非爲笑樂也邵伯閣世求字非凡專于畫荷自三月迄十月每日臨池上體會其神狀作一花必終日乃成湔染鈎勒務極細緻晚年潑墨頃刻可成千百枝有詩云花前渴飲倩人扶醉把芙蓉潑墨圖十日一山王宰畫衰年那得此工夫

廣陵詩事



海鹽胡震亨孝輟輯唐詩統籤自甲訖癸凡千餘卷卷帙浩汗久未版行余僅見其癸籤一部耳康熙四十餘年織造府兼理鹽課通政使曹寅鳩工刻于廣陵胡氏遺書幸不湮沒然版藏內府人間亦無從而見之也分甘餘話

予在揚州福清林茂之年八十餘數自金陵過訪每集諸名勝文宴紅橋平山堂之間予親爲撰杖乙巳七夕予赴京師成都費此度三原孫豹人泰州吳野人諸君餞于禪智寺祖道賦詩因刻禪智錄別一卷誌一時窮交之誼同上

辛丑壬寅間京口檄造戰船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及工人施刀鋸則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眾共駭異乃施之城南福緣庵中同上

綠淨夫人徐德音杭清獻公旭齡女孫也適揚州許舍人迎年迎年父昌齡刑部主事主事父承家官編修出清獻門下與兄承宣並有聲館閣迎年諸弟又並登科第妹爲溧陽史文靖公配卽入詞館後迎娶者也家門鼎貴一時無比所生子佩璜歷官河南同知舉丙辰鴻博才藻相承逮夫人歸老于揚爲當代閨閣之望江淮



地輶舟車四方才女經過者多望門請謁其他年家故舊子弟慕大家之範而披宣文之幃輒爲談詩論藝夫八年雖高以書史自娛歲閱二十二史一過無不驚其淵博貫穿非尋常女流塗澤者可擬著有綠淨軒詩鈔其尊人餐霞老人爲之序云憶昔先清獻公制府淮南時吾女德音生甫數歲每長者故人至輒效男子長揖衣袴亦稱之一切瑣耳釵鈿之屬弗御也及遇賓僚賦詩先公呼之侍側卽能作五七言韻語而意殊便給先公絕憐愛之謂若生男如是當不誤改金根惜乎其爲女子也未幾先公捐館遂持喪還武林女年稍長能略

涉羣書所居在湖山之間每當烟雲入戶魚鳥親人輒復留連景光率吟小詩以自適一衣著最久視之墨瀋斑駁色若古鼎彝保媪以他衣進亦弗易也江都許太史來菴故爲先公所得士有孫曰迎年儁才也當先公疾草鄭重語予曰異時擇婿計舍許生無可屬意者當折輩妻之及女之歸許也生猶列博士弟子員至是益好學得兩闈俱雋能以經術世其家先是吾鄉林亞清夫人倡爲蕉園吟社知吾女能詩曾以縑素相遺通殷勤焉會吾女于歸邗上亞清亦隨宦洛陽竟不果相見閱十餘年至乙酉之歲許生擢試舍人挈女北去時亞



清先在京師始得握手定交輒相見恨晚間以詩卷相質亞清喜而敘之且曰蕉園之社作者數人人皆有集今旣晨星寥落幾令韻事銷歇得子之詩政復後來居上矣其可不梓之以傳乎女辭不獲遂付劄氏夫人後逾八十神明如故而境遇漸蹇以乾隆二十五六年間卒中年後稿亦零落矣

乾隆初揚人董偉業字耻夫嘗作揚州竹枝詞百首多譏切時俗詼諧嘲笑頗極形容一時爲之紙貴逢顯者怒訟於官而笞之市肆中小本流傳不絕淮海英靈集內曾錄有數首先是關中郝璧字仲趙其弟賈於揚往

來省視著廣陵竹枝詞一百首描寫土風其遺俗猶有存者自序云題于邗上之丈雪居在崇禎辛巳年已鮮有知者

西門外三十郎廟見於文文山集初不知三十郎爲何人說者以來護三子當之因訛傳爲侍郎廟護長子楷楷弟宏宏弟整並驍勇楷授散騎郎宏果毅郎整武賁郎將並死字文化及之難意或然與然非官侍郎也今廟貌隘陋不稱土人又祀太陽太陰於其中展轉誤傳幾何不爲杜拾姨之續城西又有上官橋司巡檢其橋無可考上官之名猶指爲昭容故里昭容祖儀父廷芝



本揚產也

新唐書高智周傳曰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傾產結四人又來濟傳曰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術于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一石仲覽也曰宣城曰江都史文重複舛誤客齋四筆云豈宣城人而家廣陵然則揚固四達之衝其籍不皆土著自昔爲然與  
米芾露筋廟碑言有女子露處于野義不寄宿田家爲蚊所嚼露筋而死其說妄也蓋里俗之謬誤芾未詳考耳廟之所起本以祀五代時將路金以先有德于茲土

故爲立廟後乃訛路爲露訛金爲筋以妄說傳會其事李燾辨之甚悉余曩亦爲碑所誤過廟下爲賦一詩其詞曰忼慨一朝節淒涼千載祠精英感貞厲氣決媿男兒斷汊河聲急叢篁鳥語悲曉霜微月落隱隱似蛾眉今已削其藁聊記於此

畏壘筆記

邵伯蔣太史繼軾性喜聚書諸生時常苦不稱其志及官京都四方都會聞人有秘本必親往求之手自抄錄校正遺脫刊改訛誤又徧訪之諸家以求是正晚居邗上搜緝益廣凡得唐宋元人集三百餘部大半是抄本世所不傳者各爲之題跋定著正本可傳學者益自喜



增修甘泉縣志 卷二十四  
每於歲暮出諸書于庭陳酒肴而拜之因名其齋曰拜  
集自號拜集老人 白田集

平山堂近種梅萬株花時過之淺深紅白如入眾香國  
湖光映帶之雖不及鄧尉而花色之美過之亦添竹西

一段佳話

愛閒齋筆記

金壇蔣衡字湘帆號拙老人工書與同邑王太史箚林  
相埒乾隆初來揚久主蕃釐觀手寫十三經歷十二年  
始竣郡賢士夫資其薪水大半皆觀中所書觀中因建  
寫經樓既成爲運使盧雅兩所嘆賞聞于高制府斌時  
馬曰琯昆仲捐數千金裝潢制府因爲進呈

賜衡國子監學正乾隆五十七年刊石立太學

乾隆丙午六月有肩輿之市者一老人負囊從囊皆貯  
錢數十童子繞輿不得前輿中人怒斥負囊老人唯唯  
而已入肆飲盡肉半斤許曰吾不耐輿矣步而行負囊  
老奔趨不及汗浹背輿中人者姚姓名仁和是日爲其  
百歲誕辰謁諸神廟兩孫舁輿負囊者其子亦將八十  
矣仁和髮尚黑望之不過六十許人精力健於子明年  
余偶渡河遇之舟中問所向曰將入城策蹇乎曰步耳  
貌朴厚類有道者然農也先是里人將舉于有司磋商  
某欲張其事仁和謝曰我農人平生未敢自放得活至



今日倘一日妄為將促吾算乃已或曰仁和在丙午已百有一歲至是又加二矣里之堰橋人 北湖小志

邵伯埭舊多詩人競為文酒之會有潘持垣劉雲章徐夢獻邱子高張伊蒿鄭開平張汝州謝雲足王淑人王鶴崖謝逸墅賈雪三王天陟周地六地六詩集中有清明前二日同人過王天陟別墅探梅詩歲暮同社諸友過老君堂閒話詩丙申仲冬同社諸子再集匯園分賦詩清明同諸子遊王園詩八月十六日同人集飲吞海亭大醉達旦詩柳塘送春分詠詩九日集洛雅堂詩雨中遊許園坐聽花書屋看山分詠詩集飲枝廬詩重九

前八日飲王匯園別業憶賦分賦詩 廣陵詩事

乾隆中巡鹽御史伊齡阿奉

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黃文暘著有曲海二十卷其序目

云乾隆辛丑間奉

旨修改古今詞曲予受鹽使者聘得與修改之列兼總校蘇

州織造進 呈詞曲因得盡閱古今雜劇傳奇閱一年

事竣追憶其盛擬將古今作者各撮其關目大概勒成

一書既成爲總目一卷以記其人之姓氏然作是事者

多自隱其名而妄作者又多僞托名流以欺世且其時

代先後尤難考核卽此總目之成已非易事矣 畫舫錄



吳季子名夢鶴字遠聞歙人僑寓江都家世好藏典籍多至數十萬卷又聚中晚唐人詩集得二百許家半爲宋庫遺鈔人不經見康熙乙酉年校刊全唐詩於揚州使院有遺缺者就其家借錄副本多取資焉趙虹吳季子傳孔太守毓璞好武勇知揚州日武生姚允孝素傳黃佑拳法白打中自闢一宗名冠當時延至署時四方拳勇之有名者先後來集皆莫與敵允孝身材弱小循循似書生有一人欲與爭勝揎袖奮前允孝方衣冠執扇不動聲色其人相離甚近忽躍退丈餘云此不可近後有山右人來訪易其老以爲乘此可勝允孝以一指點其

額曰速市布裹之其人遂抱頭去允孝傳其徒劉功藩而絕姚氏家傳

西鄉廟山旁有胡道人菴道人姓胡名寅性好善長齋數十年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忽積薪坐其上兩鼻中玉乳下垂自舉真火焚化遠近觀者於烟燄中見寅結形而去土人爲立菴以奉香火皇象書天發神讖碑宋時已斷爲三俗呼三段碑向藏江甯學中尊經閣下嘉慶乙丑五月二十八日石爲火焚千年舊蹟忽然泯沒可惜也

聖濟總錄二百卷宋政和中奉勅所輯金大定及元大



德間兩刻之流傳甚少四庫書目僅存纂要二十六卷黃晟得全本刊刻垂竟而未及行度置不復省視積漸損毀乾隆甲辰吳江汪刺史鳴珂客邗購其遺板已缺二十七卷搜葺補成終缺三卷不可得印行流播惠濟無窮當必以黃氏爲首庸矣

長洲顧秀楚元詩三集久已風行搜葺元人最多其未刻之癸集近年始刊行內載揚人不過小詩一二首或書字或序出處或竟無字可考者然閱五百餘年竟能忽暴其久淹之名姓斯亦咨故實者所不容畧也曰秦衡淮海人曰陸永淮南人曰茅毅字子剛廣陵人曰張

復初字逢原維揚人曰高尚志維揚人曰雅安字處善廣陵人曰王貞自號鶴上仙字履道江都人乙未避兵吳下曰潘牧淮南人至正間舉茂才異等與張羽善曰程煜字彥明揚州人官寶坻縣丞曰張天永字長年家淮南之兩伍村按天永父爨揚州教授祖竝揚州學正真州教授俱見余青陽集中兩伍張氏阡表明詩綜有儒士張金字子堅百戶奚汝嘉字子美各存詩一二首今亦無考然揚州淮南維揚雜舉不必皆江都人

志中每標舉景物爲八景十景等目最成陋習揚州舊府志亦載之尹志遂刪去然其名故在所謂維揚八景



增修甘泉縣志 卷二十四  
者曰玉勾飛絮曰法海疏鐘曰蜀岡雪霽曰保障芙蓉  
曰雷陂落雁曰螢苑秋色曰紅橋暮靄曰甘泉浮翠邑  
人王舟有七律咏之皆隸甘邑境內者

康熙中明相國家幹安麓村賈於揚今新城安家巷是  
其所居喜收藏延禮士夫金石圖書甚富嘗摹刻孫過  
庭書譜并海甯陳太守奕禧行書一通以爲釋文石後  
歸汪氏轉入江氏今又他屬矣  
舉人楊大中家藏有永樂御勅蠟箋金色字大寸許不  
甚剝落勅云皇帝勅諭阿撥把丹頭目聞爾德行敦篤  
部下人民安樂深慰朕懷故遣使勞問且聞爾處水多

產珍珠可令人爲朕採之遣人同使者送至重有賞賜  
以荅爾意部下如有收得珍珠及寶物之類使者以貨  
物換易之故諭永樂三年六月十六日璽書朱文燦然  
完好楊氏譜云其地爲天方東境亘數千里其頭目得  
諭之後遣第三子也式也第隨使臣入中國貢獻返國  
路遙中途羈留沙漠爲山後韃靼及英宗土木之難楊  
善迎駕南還也式也第率眾護送有功因面奏先後情  
事英宗知其無姓適道旁有楊卽賜姓曰楊名曰青隨  
入都並錮南內復辟後叙功封錦衣衛帶刀侍衛世襲  
賜田湯山長子瑄在都襲職次子玘業離於揚而家焉



寶守勅書爲日後宗派之驗占籍于儀實居甘境後裔  
屢擢武科至大中始以文顯按明史外國七甘巴里下  
云其鄰境有阿撥把丹小阿蘭二國亦以六年命鄭和  
齎勅招諭然成祖本紀三年夏六月中官鄭和帥舟師  
使西洋諸國則此勅適當其時和以五年還而六年復  
使史文但據六年言之歟私譜雖未盡徵信此當非可  
僞爲者歟

石天基輯傳家寶一書流傳海內其書上自仕宦下逮  
士農商賈百工與其日用服食居處之瑣分門備載卷  
軸頗繁無不切近易行諳諳導人於善文涉粗俚取其

通俗易曉也然自陳文恭公採入學仕遺規與古儒先  
著述並登雖文人學士吟風月工繪藻其無關於人心  
風俗者視此爲不逮矣四方人士有因書以訪其蹤跡  
者多不可得而揚人知者亦尠後嗣久零落其疏族明  
經石拊夔尙記其畧天基字成金先爲郡中吏曾任典  
史回里晚年手輯此書原板已無存者

李善文選注六十卷今汲古閣本云顯慶三年九月日  
上明代翻刻宋本云三年九月十七日唐會要所載則  
云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兩者相較年月差殊雖無關大  
要然已不能定其孰是此以知考据之難也唐書儒學



增修甘泉縣志 卷二十四  
傳曹憲爲文選學善等皆其弟子憲老壽至百餘歲曾  
仕於隋及太宗之世讀書遇有難字輒遣人詢問憲之  
入唐也久矣巷陌相沿流傳身後安知不在貞觀熙明  
之代耶

以上續志

附錄

乾隆壬寅癸卯間山陰陳君太初爲甘泉令議修  
邑志延童山人鈺至揚將開局而童卒復延邵太  
史晉涵主之二君皆籍紹興欲得土著者伙助詢  
知黃秀才文暘邑名諸生素留心鄉邦故事咸訂

與其理其後中輟不果當時物力旣盛距前志之  
作僅閱三紀較易搜葺今又積三十年黃君久客  
游老不任排纂所錄盡散佚勉卒此編能無疏舛  
之懼

右續志書後原繫於叢綴末今仍附錄於此

道光二十五年小東門內城跟下忽冒烟旬餘不止時  
方隆冬獨是地雪至立消當事者恐蛟伏其下掘之至  
十餘丈得二鐵鍋發視並無他物烟亦頓滅時阮文達  
公

予告歸里或問之曰此爲城突主兵火明年丙午春轅門橋新



勝街大火不十年遂遭粵匪之難

咸豐十一年有星隕於永安鎮之西質如石色深黃灼灼有光

公道橋鎮西觀音菴頗著靈應孫民婦許氏性好善子婦徐氏產一男甫六日宅不戒於火眾皆奔逸氏抱子不得出將及於難忽牆崩一角恍惚其子爲人奪去火止尋之則神警張尼抱至菴中得無恙

移居集亦名汪家集西北有泉曰過脈脇有二孔南北相對大旱不竭集西南有山名烏山上有周宣靈王廟東北有桃花山相傳舊爲桃花夫人廟廟側有祈雨壇

四圍遍植桃花山麓有泉曰涼汪大僅半畝深約一二丈涓流不竭天將雨則雲興土人謂之白龍窩遇旱禱雨無不靈應

以上新增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云金華蘭亭乃明正統間兩淮運司何士英從揚州取去者相傳以爲汴京睿思紹彭遺石思陵南渡失於揚州者殊未必然然明時掘自揚州古木蘭院井中則甚確是必唐刻之摹本也嘉慶己巳長夏命海鹽吳厚生在杭州摹勒一石歸置揚州古木蘭院中聊還故蹟云爾

擘經室文集



新增補遺

李叔微者知其字也

原志三十五頁  
今三十六頁

續志考正叔微姓許誤作李真州人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

原志三十七頁  
今仍三十七頁

續志考正鎮遠侯墓在今江都界乾隆乙巳墓圮

其埋銘出土以永樂十三年葬碑銘為揚州教授

蘭從善撰云贈夏國公不作夏字名成非名玉也

明史亦作顧成

康熙初維揚有士人查二瞻

原志四十頁  
今四十一頁

續志考正二瞻徽州人流寓在揚

右叢綴考正前頁漏載補錄於此

按此書活字板告成於前雖經重加纂校尚多

因仍遷就不無遺憾考訂謬誤俟諸 來哲







